

澳大利亞繽紛

外交生涯憶往

(十五)

●劉達人 (前駐菲律賓代表、駐希臘代表)

澳大利亞立國精神

澳大利亞於西元一九〇一年成立聯邦政府，內閣主要由兩黨交替治理，共有二十四位部長，其中十四位在內閣服務，十四位則不參加內閣會議，稱為資淺部長 (Junior Ministers)，運用非常靈活。

立國精神採取民主政治及保護經濟措施，例如秘密投票、複決權、婦女參政等，均為其最早實行；勞工保險、勞資仲裁法庭亦為其所創。

外交制度上有兩項特點：(一)官階與職務分離，不以官階高即任重職，亦不以官階低即就輕職；全視國外地區之職務及任務之繁簡，挑選適當人員，而予以派遣，人事應用相當靈活、實際。(二)外交部設立訴願委員會，由三人組成，其一為常務次

長，凡是部內人員對升遷、外派、考績等若有意見，均可提出訴願。令人覺得是真正民主、開放。

社會福利推廣徹底，在四十年前已成就一富強康樂社會，那時每週工作五天，如果週六上班則週三下午可休息；而公務員上、下班的交通時間均屬公務，若上班時在途中出事故，亦屬因公受傷，由政府賠償；此外實施全民醫療保險，並普及外國人，記得內人生產時僅付三十五元澳幣，折合美金才七十元；教育方面，從小學至大學研究所均全部公費，但一般人民往往初中畢業即投入工作行列。不過，近年來因羊毛價格日跌，其福利制度已不如從前。

澳大利亞人熱愛體育，尤其喜歡徜徉在陽光下，國內綠地多且規模大，並有大

雪山水利設施，將山移開，讓河水倒流灌溉作物。

當年澳大利亞採白澳政策，但一般人民對亞洲人很好，獨憎恨日本人，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佔領澳大利亞北端島嶼後，大肆虐待戰俘，並預計移民七千萬人，如此澳大利亞將成為亞洲人的天下。日本在澳設館，其館員、大使均不受歡迎，往往須透過我方人員從中牽引，他們才會被接納。由於澳大利亞人對我友好，所以辦事非常順利。

中澳關係始於明朝

中澳關係始於明朝永樂、宣德年間，當時中國船隻已到達澳洲北部達爾文港一帶；不過正式移民澳洲則在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移民者從廈門起程，主

要是去挖金礦，與到美國舊金山的目的不一樣，所以澳洲墨爾本 (Melbourne) 又稱為新金山。宣統元年 (一九〇九)，我國在墨爾本成立總領事署。民國三十 (一九四一) 年互派公使，首任公使為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徐謨；一九四八年升格為大使館，首任大使為曾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甘乃光。

華人在當地頗獲好評，最初前往挖金礦、築鐵路的華僑約有五萬人，到了一九六一年則只剩一萬四千人，加上新幾內亞及鄰近地區華僑五千二百人，總共不足二萬人。這批人大多數來自福建、廣東，被人當「豬仔」掠賣來澳洲從事挖礦工作，也有自山東來從事綢緞貿易，後來他們多數為小康之家。

人事調動駐澳秘書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由科長外調駐澳大利亞大使館一等秘書，前後共八年。命令發布後，蔣中正總統循例召見外派人員，當時李驥以會計處幫辦調駐菲律賓實一等秘書，蔡以典駐伊朗一等秘書，與我三人一起個別晉見；總統見我的第一句話是：對外交政策的意見，我論及國際宣傳之重

要性，並談到原駐紐約經歷，總統忽問起駐紐約總領事張平群已返國否？我答以今天上午已到。回部見到張總領事即告以此事，並認為總統對他將另有所命。數日後，總統果然問他願就首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否？張答以準備不及婉拒，後由駐伊朗公使吳南如擔任。張平群戰時曾任行政院參事兼發言人，風采甚健，頗為當局所器重。

我與內人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搭D型班機赴任，先到婆羅州古晉，再飛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港，在當地休息了四小時，又繼飛雪梨，一共飛行了兩整天。

駐澳大使館在首都坎培拉 (Canberra)，該城只有二萬人口，卻有二百個網球場、十多個高爾夫球場，此外有一百二十萬棵樹，以尤加利樹居多。此城之設計者，是由一百三十七位競爭者中雀屏中選的美國芝加哥建築師葛里芬 (Walter B. Griffin)，他於西元一九一二年作一完整規畫，其風格受美京華盛頓市區之影響，故兩個首都型貌頗為相似。澳京先由橋樑蓋起，等基本設施完備後，再造人工湖，慢工出細活；其他如戰爭紀念堂蓋了十七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始建，到第二次大戰還未

完工，國會的建造亦是如此，不過完成後則美崙美奐，成為觀光勝地。葛里芬建築師巧妙地利用宏偉的山脈景觀，凸顯澳京年輕清新的特色。觀光重點的人工湖也以葛里芬來命名，使坎培拉博得「自然之都」、「花卉之都」的美譽。

飛彈駐臺消息曝光

此案與澳大利亞政府無關，但與我駐澳使館有關。一九五四年中美協防條約簽訂，雙方定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換約生效，這段期間中美關係密切、友好。一九五七年間美國屠牛式飛彈進駐臺灣，我國事已成立飛彈營，雙方預定於中美公報公布的同时再發布新聞。美駐澳大使館一等秘書輝尹 (J. Huey)，與我關係友好，事先給我屠牛式飛彈新聞稿，並說明須於公報公布翌日再發表消息。當時我駐澳公使陳岱礎個性稍急，希望我國新聞能在澳大利亞見報，因該地報紙甚少刊登有關臺灣或亞洲各國新聞，為打破此一困局，陳公使想利用此消息來造勢，用心良苦。果然於規定公布時間前，澳大利亞各大報的頭版都刊登此消息，引起全國注意，達到宣傳效果與目的。未料在國內卻造

成甚大的驚異，蔣中正總統因公報上載明屠牛式飛彈是地對空，僅在於防禦，非攻擊之用。他認為這些字會影響民心，以為無法反攻，故親自與葉公超部長商議，改

「防禦」二字後再發布，葉部長因與美駐華大使藍欽（Karl Lot Rankin）交情甚篤，一口答允可以改，但等與藍欽大使通過電話後，對方卻直言：「不須費心去改，因貴國駐澳大使館已發布，全球皆知。」

葉部長甚為惱火，原本可以更改，卻因此而無法改，於是追查洩密者，以為是國內透露。此事件並引起監察院嚴重關切，囑駐澳陳公使返國備詢，適逢他在西澳訪問，國內以為他規避不回，更是函電催促。迨他回國後又再度來查詢，我據實呈報，稱此非陳公使之過，但監察院等各單位仍不肯罷休，認為他應負責任。恰巧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劉自然案件發生，美國雷諾士上開槍打死劉自然被捕，美軍法官判他無罪，引起國人的憤怒、不滿，此案一發生，屠牛式飛彈風波馬上被淹沒了。

陳之邁大使遞國書

一九五九年八月，澳大利亞內閣同意我方設大使，陳之邁大使遂於八月底到達

，他學問淵博，氣度恢宏，自駐菲律賓大使調任。他與杭立武大使是我在外館服務最欽佩的二位使節。

九月九日呈遞國書，這是我外交生涯中首次參加此盛會，由於我館員少，僅大使與我參加（另一位主事因無禮服而不便出席）。澳大利亞元首是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由總督史寧（William Slim）元帥代表她。史寧元帥於二次大戰期間是英派駐緬甸遠征軍軍長，曾獲孫立人部隊解圍於仁安羌，故對我國特別友好。呈遞國書過程：由澳洲總督、總理、外交部長列一邊，我方代表列另一邊，中間隔一絲絨簾子，迨雙方就位後，簾子隨即拉開，彼此互見，陳大使宣讀頌詞、遞國書；史寧總督則一如往昔問候孫立人將軍近況，他對孫將軍十分敬佩，認為中國唯有任孫將軍為參謀總長，軍事才會猛進。香港報紙還曾登出他陪英女王在倫敦出席第二次大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典禮的照片，目前應已九十多歲。

駐澳大利亞雜憶

（一）英女王訪澳

一九五三年二月間，英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偕王夫愛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到澳大利亞、紐西蘭訪問。澳大利亞為大英國協成員之一，當時主要成員有十個，其中六個承認我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四個承認中共，如印度、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

英女王當時才二十七歲，人頗為俏麗，舉止文雅，足見英國宮廷訓練有素。我們遞國書時隨著澳大利亞政府稱呼她為澳大利亞女王（Queen of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人民因地處南半球，遠離歐洲，自認為大英帝國的臣民，故英女王的來訪，很受歡迎，且極為轟動。澳大利亞總督史寧元帥舉辦國遊會以示歡迎，我先前做好的早禮服、高禮帽本以為沒有用處，當時剛好可派上用場，記得那天女王夫婿曾向我駐澳公使陳岱礎博士開了一句玩笑說：「我想你大概不是代表北京吧？」

澳大利亞是否需擁戴英王室為元首，至今仍在辯論中，自從史寧元帥辭任以後，澳大利亞政府多提名卸任內閣總理或社會賢達人士為總督，英女王只是象徵性虛位元首。不過大英國協因教育、法律、通

商、國防上制度一致，習俗一致，在國際社會仍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對外仍是一個強大國際團體。在二十世紀初年大英國協有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七億多人口，土地佔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佔四分之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大英國協增加到十八國，對外權力非常強大；當時亞洲地區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均為其集團之一。

(二) 二度參加遠經會

一九五九年二月，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第十五屆大會在澳大利亞東部布里斯班 (Brisbane) 召開，當時政府已較重視國際性會議，不再因會費高而拒絕參加。此次派去的成員層次較高，代表是臺灣銀行董事長張茲閣，副代表有交通部顧問費驊、臺糖公司協理黃人杰、中央信託局副局長王慎名、農復會技正馬保之，我則擔任顧問兼秘書。

(三) 墨爾本奧運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十四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市舉行。我國代表團由鄧傳楷領隊，鐵人楊傳廣在此屆大會表現雖未盡理想，不過經其不斷努力，終在羅馬奧運會上得到十項運動的第二

名，引起世人注意。

當年因澳大利亞職員不熟悉亞洲國家國旗，我代表團駐入選手村時將我國旗倒升，幸未上竿即發現，乃予以糾正。

(四) 學廣東話

在澳大利亞開始學習廣東話，至今已四十多年歷史。

「唐人嘸識講唐話」為過去老僑胞對我們駐外領事人員之批評，原指美洲、美加地區多為廣東人，尤其四邑（臺山、恩平、開平、新會）人士，唐話不單是廣東話，尤指四邑臺山話。

我在美國紐約三年，因主辦簽證、電務，不通廣東話，在溝通上尚無大問題。但到了澳大利亞後，因當地無華籍雇員，每回僑胞來使館洽公，我須先打電話到家，請太太聽再翻成國語告訴我，相當轉折，太太也不勝其煩，遂建議「何不自己學一下」，於是就在家中練習，剛好下一任大使陳之邁亦是廣東番禺人，學習更為方便。以後調到非洲南部、菲律賓、墨西哥，在僑團集會裏我都是以粵語演講，拉近與僑胞間之距離，對僑務工作之助益甚大。

(五) 國慶催賀電

我在澳大利亞前後八年，每年必辦一件事，就是國慶催賀電，令人難以忘懷。

澳大利亞建國迄今二百多年，雖為一新興國家，但屬大英國協之一，注重傳統，國際禮儀周到；惟不拘泥於制度、典章。我國於遷臺後，國際地位困難，每到國慶日則希望有邦交元首、總理能來電致賀，但澳大利亞政府對此事，並不太注意；當時只有我一位高級館員，另一位是主事，管庶務、譯電報，因此每年催賀電便由我負責。

每年九月間開始，我就藉故到澳大利亞外交部禮賓司走動，提醒他們我國雙十節快到，希望為總督、總理準備賀電。因英國不承認我國，而承辦人往往以英女王為澳大利亞元首，不便致電我蔣中正總統為詞，須費一番口舌說明，才獲得同意撰文；而每隔一、二年禮賓司就換一位新人承辦此項業務，我得一再重新解釋。等外交部擬妥電稿，九月底又須去總理府催外務秘書，請他及時將電文呈送總理，總理批好馬上發出，以便我國內能在十月十日前收到。為免因假日或其他原因延誤，我一催到電報，即拿著副本去電報局發文，俾國內能準時收到賀電。

我駐澳大利亞館務不繁，當時也無代表權問題，催國慶賀電便成為不大不小的工作。若國內未收到賀電，則外交部便會追問原因，我猜想與我國有邦交國家中，有不少的賀電都是催來的，此只是形式而已，並不一定表示與我邦交穩固。

(六)兩位對我國貢獻卓著的友人

根據近代史記載，澳大利亞人到中國傳教、行醫、經商者頗多，其中有二位與我國關係密切的友人：

1. 滿清末年（約一八九四年），莫里遜

(George E. Morrison) 醫生到中國，他曾深入邊疆地區旅行。莫里遜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熟識，對中國革命運動竭力支持、贊成，並撰文刊登在美國報紙。第一次大戰後，我政府曾聘請莫氏為我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顧問，為答謝他對我國的貢獻，北京有一條街便以莫里遜命名。目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ANU) 設有莫里遜紀念講座，每年延請中、澳學者作有關中國文化之演講。

2. 端納 (W.H. Donald) 原是一位報界

老將，在五十年前與蔣中正總統夫婦、張學良、宋子文等關係友好，曾擔任我國外事顧問多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曾飛往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二〇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二〇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西安，折衝其間，對我政府貢獻頗大，一九四六年病逝上海。

紐西蘭與我國關係也很密切，二次大戰期間曾有許多專家，到我西北大後方協

助發展工業合作組織，簡稱「工合」，美國將它解釋為「團結精神」，它助長了我國輕工業之發展；此外也積極提供我醫藥，並捐款助我抗戰。